



在山上：隱蔽或光亮

马蒂尔 著



北



在山上：隐蔽或光亮

马蒂尔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山上：隐蔽或光亮 / 马蒂尔著. - 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13.8
（海西作家书系 / 张光胜主编. 第1辑）
ISBN 978-7-5059-8303-8

I. ①在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189442号

书 名	海西作家书系 第1辑（1-10）
主 编	张光胜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（010-65389150）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（100125）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刘 旭
印 刷	福州华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9 × 1194 1/32
印 张	59
版 次	201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8303-8
总 定 价	280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序 言

◆ 俞兆平

读完马蒂尔的书稿《在山上：隐蔽或光亮》后，觉得可以写点什么，这就暗示着它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。是什么呢？寻思一下，不就是书名的后半句：“隐蔽或光亮”吗？不知马蒂尔是否接触过海德格尔的著作？书稿中没有见到，但他提及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所以他离不开这一社会思潮——自卢梭以来，对人类现代化文明进程质疑的思想浪潮，即反思现代性负值效应的思潮。

这是一本真正的“山居笔记”，我只见到一位孤独的行者，跟随着卢梭背影，在山野间留下深浅不一的灵魂的印迹。当年的卢梭，时时“迈着平静的步伐，到树林中去寻觅一个荒野的角落，一个人迹不至因而没有任何奴役统治印记的荒野的角落，一个我相信在我之前从未有人到过的幽静的角落，那儿，大自然在我眼前展开一幅永远清新的华丽的图景”。（卢梭《在大自然的怀抱里》）那么，

马蒂尔呢？“把伞插进隔离带的灌木丛中，戴上草帽，你避开了春分，渐渐远离高楼大厦，远离灯红酒绿。你不停地走，有时走进立夏，有时走进秋分，有时走进冬至，节令有序演变，不变的是你的脚步。”“在蔓草中找路行走，会遇上意想不到的惊险。突然出现了一条清晰的小路，如同大海上的漂泊者抓到了一截废弃的船板，轻松、安全油然而生。小路引着我，领略沿途树木的变换，我卸下了忧患，信任那些生长的新枝，和新枝下的杜鹃花。”从18世纪到21世纪，人类到山林荒野，到大自然中，去寻觅心灵家园的步履看来是难以停息下来。

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马蒂尔幻化为雾：“林中雾斜，树木的繁茂牵住了它们的脚步，静止不动。我比雾还安静，在一个迟疑的瞬间生满了青苔，与丛林融成一体，一起呼吸，一齐脉动。”他又与云一体：“但云朵是安静的，不知不觉地把我和岩石们抹去。在雾汽中，似乎世间把我丢失了，至少有一刻钟，我即是那白色弥漫的云朵本身，点缀着溪坑的风景。”他还幻变成树之藤蔓：“我爬上一棵松树，在这一座山的最高处，寂静和辽阔的丘陵在四周匍匐。这一切，或许只有松树身上那枝攀援到树冠顶端的藤本植物才可以体会。”这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形态，一种生存的悟解方式，它不仅是西方卢梭、梭罗的余波，也是中国庄子、苏轼的承续。人与天地万物本是同体并生，物我为一，彼来我往；但人类在历史的行程中却走上自我“遮蔽”的歧路（即本书名中“隐蔽”之意），他们

设置概念，演化逻辑，崇拜科技，沉溺于物欲私念，追求着功名利禄，最终禁锢了本真存在，扼杀了自由心灵。

迷途中，总有一些敏感的醒悟者，像荷尔德林对“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”的呼吁，像沈从文对“边城”梦幻般美的界域的眷恋。今天，马蒂尔也追随着前辈大师们回归于自然：“那里的每一棵树，那些三叶草、芒草、野蔷薇、毛虫，和在某一时刻突然静止下来的蚰蚰声，都会用警惕或欢欣的眼光看着我。它们或许还会如此思想——哦，一个在都市里漂泊、挣扎的可怜人，一个返回了家园的人，一个和它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人，重新得到了他的纯正、自由和宁静。”

也只有在大自然中，马蒂尔才真正地领悟到：“这山河大地，若没有植物的绿色，这皱褶的山脉和丘陵，便是自然的伤疤和痛苦。而一旦覆盖了树木和草地，那便是大地的健康和活泼，是脸上绽开的笑，是笑的庇护所。”按今天学界盛行生态美学宗旨，马蒂尔完全可以用他的诗一般的散文小品，加入这一行列。

海德格尔痛心疾首于人类这种由物欲、概念、科技等所导致的“遮蔽”状态，他冀盼着“去蔽”，使“存在”自身在这一过程中显露、敞开和照亮（即本书名中“光亮”之意）。而真正的诗意语言就能对“存在”之本体，起到“去蔽”、“敞明”、“显现”的功能，这也就是他赞赏荷尔德林诗作的原因所在。这种诗意的语言首先来自于“聆听”，能听到灵魂的脚步，能听到大地的私语，能

听到林木的召唤……这样的人才是不同于凡人的诗人，因为只有他才能给予“存在”以第一次命名与言说。

在马蒂尔的书稿中，我读到这样的文字：在秋天背阴的山坡上，“一片木麻黄和几丛山竹发出细碎却激烈的啁啾，看得出是不欢快的，但饱含着无边的宁静和无畏的忧伤。我还是喜欢听见这样的声音，来自山野世界另一个真正的语言，用我不懂的韵律，用它们最坚强又最脆弱的呐喊。这样的声音，和倒伏着的茅草、死去的裹杂在泥土里的知了、屎壳郎一样，在发光的白霜和不发光的大土块中冷却着，对应着山下都市里五光十色的发光体，没有人给它们命名”。木麻黄、山竹、茅草，甚至是死去了的知了、屎壳郎，这些像是最微弱、最不起眼的生命体的语言，他听到了，他听懂了，他为它们代言了，命名了。这是一种诗人所特有的“原始感受性”，他面对的一切是那么新鲜、可感，像是第一次出现，而他担负起这第一次的言说与命名的职责，使“存在”之本体“敞明”、“光亮”。

当代哲学、美学的氛围，使马蒂尔经意或不经意地进入这一历史语境的层面，提升了作品的品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对其艺术技艺的忽略。这一方面，感触较大者有二。

其一，物我往返，心物交融。

翻阅着这本“山居笔记”，叙写的多是春之萌动、草之苏醒，虫之细语、鸟之啁啾，山之静幽、水之漾动，藤

之攀援、叶之萎落……自然万象，列于眼前。就像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篇所述：“阳气萌而玄驹步，阴律凝而丹鸟羞；微虫犹或入感，四时之动物深矣。”春秋代序，寒暑交替，自然万物亦随之感触而变动，作为诗人的马蒂尔，他五官为之开放，而且极为敏锐而精细，能聆听到细而入微的声息，能察觉到秋毫之末的战栗。在山野里，“风在我不经意间，拂扬而过，非常细微，都能把细小的松针叶吹出很远，在它们脱落的地方，我发现，同时还有一些嫩绿生长出来”。在密林中，即使是一颗露水，他居然也能辨出：“可能是前一天的露水，拥抱着这一天的，露珠显得更大更沉，大都摇摇欲坠。”

但艺术创作不是对象的静态素描与逼真拍摄，诗人是人，物都能因四时而动，人岂可无感而僵立？这是黄昏的光线，投给大地一片朦朦胧胧的金黄，马蒂尔为之而感：

“在黄昏之时，人和动物一样，都希望自己完整地沐浴在造物主最后的，也是最柔和的光线下，使自己身心宁静地过渡到漫漫夜色之中，盛开一朵美梦。”这是山里手工制茶的少妇：“她站在火和铁锅之间，脸上的烟尘和表情像一片正走向春天的土地，铁锅在她身边翻动，渐渐睡去的茶叶散发坚固而又久远的芳香。严肃无语的铁锅运转着，消耗了她在山中岁月的年华，但她生命的芳香已融入茶叶，醉了许多不愿昏睡的人们。”这里，诗人的从外像的观察，进入到内感的外射，如刘勰所言：“写气图貌，既随物以婉转；属采附声，亦与心而徘徊”，从“随物”到

“与心”，已是主客往返，心物交融矣。

其二，哲理情思，融入感觉。

在诗歌与散文小品的创作中，难于处理的是诗情与哲理二者的关系。诗之意美在于情，而境界之高在于理，但滥情则多陷于浮浅，溢理则失之直白。后者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盛行一时，在散文小品的写作中，如柯蓝的《早霞短笛》，动辄就来个篇末垂教，生硬而粗暴，把人们刚萌生出的一点美感都撕裂了。

马蒂尔似乎明白此忌，行文中尽力避之，处理得很到位。他尊敬松树：“它手指如针，一支支都刺向苍茫的天空，似乎坚持要表达什么。而当它的生命告别天地后，如针的手指就会是铁锈的红色，一支支向下，直指着地面，在秋天的山野，是一团熄灭中的凝固的火焰，也不会轻易地随风飘落、飘散。”对生命的敬畏，对坚韧的赞颂，但不表现为直白的说教，而是把这一理性的判断蕴于感性具象的内里，成为一种形象、感、理性熔铸一体的审美解悟，从而使形象取得美学意义的存在。

既使是对生命飘渺无常的感慨，对生死轮回循环的觉悟，他也不作概念抽象的表述，他笔下不离不弃的是具象形态：这是一座被毁坏、废弃的庞大的墓穴，“坟墓是人类的历史，强硬地插进了自然，丝毫不曾商量和羞愧，但又被人自己挖掘、毁灭，只留下一块疤痕，不可去除。而植物留下来了，漫山遍野，满不在乎地站立和摇曳，没有贪婪，没有仇恨，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，它们在地下的

根系，经由流水清洗和滋润，一年年地绿，一年年地摇晃”。历史纵深度的评判，带着诗人的体温，带着诗人个体的爱憎，随之笔端即转向生机盎然的野草与绿树，在具象的对照下，深化了自我的情思，这是诗情哲理感觉化的成功。

当然，还有不少值得一提之处，如“通感”之活用：

“我突然觉得这雨点宛如很冷很冷的忧伤的音乐，不绝如缕地迷蒙我的眼睛，渗透我的心灵，有一种恐惧，正莫名其妙地冷颤起来。”视觉之雨点，触觉之冰冷，向听觉之音乐挪移，视、听、触三项官能感觉相互沟通，浑然一体，甚至以一种恐惧之动态渗入心灵深处，传达出特异的诗情感受。又如传统古典韵意的接纳与化溶：“两旁的屋舍都是木质结构，很古典，是真正的大宋风格，一定被哪位词人吟唱过；小街的尽头是一列不高的青山，颜色是那样伤心的碧。”重现了李白诗中“寒山一带伤心碧”的韵致。因篇幅之限，便不赘述了。

以文字为业的我，离开家乡多年了，曾为融城经济腾飞而文艺疲弱而扼腕叹息。今天，马蒂尔之作扭转了我的看法，这也就是我欣然为之作序的缘故。

【作者简介】俞兆平，男，福建福清人，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《厦门大学学报》常务副主编、福建省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。已出版学术专著《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》、《中国现代



三大文学思潮新论》、《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》、《写实与浪漫》、《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》、《诗美解悟》、《批评的纵横》等近10部，参与撰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《美学百科全书》，在《文学评论》、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、中国台湾《联合文学》、中国香港《现代中文文学评论》等海内外文艺刊物上发表200多篇学术论文。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（01BZW034）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（05JA750、11-44027），及多项省级课题项目。曾应日本九州大学研究生院、中国台湾《联合报》社、中国香港岭南大学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的邀请，到日本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当访问教授，进行学术交流。

目 录

约在松之下	/ 1
卑微的几种草	/ 3
碧绿的韭菜	/ 5
不认识的一枝藤	/ 6
布谷鸟起飞的时候	/ 7
晨光中的鸟群	/ 8
春天，寄宿灵石寺	/ 9
春天的暖意	/ 10
大雾或幻觉	/ 11
对植物不实的想法	/ 13
发现一棵板栗树的死亡	/ 14
湖畔，黄昏的光线	/ 15
山樱花	/ 16
还在生产的手工茶叶作坊	/ 17
荒坟上的茅草	/ 18
火烧岭	/ 19

解衣踏青的少女	/ 20
芥如寺的鼓声	/ 21
今夜没有月光	/ 22
静坐涧边巨石上	/ 23
看到了炊烟	/ 24
夏天的松树林	/ 25
快活生长的植物	/ 26
林中的蛇菇	/ 27
临水古镇	/ 28
露水还坚持着不消失	/ 29
明月看见了谁的微笑	/ 30
那微小的流水仍向下漫流着	/ 31
弃满小酒瓮的庭院	/ 33
清 明	/ 35
情欲盎然的茶垅	/ 36
秋天，在山巅	/ 37
秋天背面的山坡	/ 38
秋天的两个不同境况	/ 39
秋天的野柿子	/ 41
让人温暖的蟹菊花	/ 42
散发出金色光芒的秋大麦	/ 43
山中小街	/ 44

石阶，抵达无穷远	/ 46
柿 林	/ 47
树林边缘的树	/ 48
松果球——秋天的心脏	/ 49
松树之死	/ 50
苔 藓	/ 51
投宿纳兰寺	/ 52
万丈岩镇	/ 53
闻见了木材的清香	/ 54
屋前有棵老樟树	/ 55
下山记	/ 56
邂逅一只松鼠	/ 57
寻找通往高山湖泊的入口	/ 58
野兔夹	/ 59
夜宿山中客栈	/ 60
一棵孤独的柯树	/ 61
一块墓碑在山路边废弃	/ 62
一些树的死亡	/ 63
一张令人愉悦的床	/ 64
鹰嘴岩溪坑	/ 65
遇见天籁	/ 66
在春天，我怀抱着空	/ 67

在春天，我要休憩	/ 68
在丛林	/ 69
在高山湖边宿营	/ 70
在去深山的路上	/ 72
在山巅想到的	/ 73
悬崖顶上	/ 74
站在坟墓上唱歌的少女	/ 75
蜘蛛网随处张结	/ 76
子孙满堂的邻居	/ 78
尊敬的松树	/ 79
坐在高山湖身边	/ 80
野山桃：小花苞圆润而饱满	/ 81

附 录

期盼着马蒂尔先生更多的优美作品

——读马蒂尔先生散文集《在山上：

隐蔽或光亮》有感 杨世海 / 84

留住心头的绿意 林 肖 / 90

在古典的光芒中宁静以致远

——读马蒂尔散文集《在山上：

隐蔽或光亮》 何 刚 / 96

自然：人类的一面镜子

——解读马蒂尔《在山上：隐蔽或

光亮》 林爱和 / 99

“隐蔽”的文明

——读散文集《在山上：隐蔽或

光亮》 江少英 / 107

“知其白，守其黑”

——读马蒂尔《在山上：隐蔽或

光亮》 醉马 / 110

约最美的心，一起欣赏

衣沙贝 / 113

马蒂尔诗文之印象

——读马蒂尔《在山上：隐蔽或

光亮》有感 李宗世 / 117

结庐在人境，性本好丘山

——读马蒂尔《在山上：隐蔽或

光亮》 王群 / 122

诗的散文 散文的诗

台客 / 125

马勇我的好兄弟

徐锦川 / 127

约在松之下

大地开始解冻，蛰居的虫类慢慢在洞中苏醒，吃了你做的春卷后，我们就去探春了。

作为护林员，你常年与深山和树林为伴，一个水壶、一把砍柴刀、一袋干粮便是巡山的行头，日复一日、月复一月、年复一年，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。你收入微薄，住所简陋，巡山时会被偷猎者的狩猎夹夹到，山陡路滑时面临摔落山谷的危险。而你并没有为此退缩，依然在远离人烟的大山中，在崎岖的山路上，守卫着那一片山林。

那天，在山巅的一棵松树下歇息，煮茶走棋，我与你约好年年进山来探春。但今年桃花红时，你却不在。山民说，你一次巡山时，大腿被偷猎者的狩猎夹夹到，失血过多，两天后才被发现，却永远闭上眼睛，再也看不见野花烂漫了。

约在松之下，我已坐进了无数的晨与昏，而你的足音依旧未响，自那青苔繁生的石阶。木生春叶，夏月临顶，